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主编：和风

倒贴前妻

下堂妻传说之一



NLIC

2970687831

寄秋

◎著

Handwritten signature

花园精品

下堂妻传说之一

倒贴前妻



NLIC 2970687831

秋

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倒贴前妻/寄秋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 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 第1辑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I. ①倒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1853 号

倒贴前妻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字 数: 2700 千字

印 张: 75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3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定 价: 80 元(全 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子

相爱容易相处难……

是这样吗？

为什么甜如蜜糖的恋曲走到最后是一杯走味的咖啡，又苦又涩，难以入喉，含在舌间是一滴一滴眼泪汇聚的咸味？

是她把爱情想得太美好了，以为相爱的尽头是美满一生，幸福得连宇宙都为之融化。

结果婚姻终究成了恋爱的坟墓，在浓烈的爱恋之后反趋平淡，让人害怕，让人恐慌，让人失去自我，胆颤得有如笼中鼠，不敢跨出一步……

可是心若痛了，谁有灵丹妙药可医？

好难，好难的第一步，她要如何说服自己，离开依然深爱的他。

这一步一旦踏出，将是无尽的相思、永夜的黑暗，不再有他温柔的拥抱。

抽痛的心仍有眷恋，眉眼间染上沉痛的哀伤，那割心的痛是还深爱着的证据，她却不得不转过身，一步一步走离所爱的男人。

好痛、好痛，她听见胸口滴血的声音。

但是不能不走，即使前方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白雾，她也必须勇敢跨出去，才不致困在婚姻的牢笼中迷失了自己，任由脸上的笑容慢慢枯萎。

别了，我的爱。她无声呢喃。

不是不够爱他，而是太爱了，爱到忘了天与地的距离有多遥远，浑然不知他人的眼光有多恶毒。

她真的累了，在爱情的迷雾中身心俱乏，唯有离开，才能找回昔日的自己。

也许，分离也是一种祝福。

只是这样的别离，她心痛得快要死掉，像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撕裂着身体……

再撑一下，一下就好，不能回头，绝对不能回头，即使她的心碎成血红花瓣，洒落脚下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。

1

“我们离婚吧！”

妻子冷不防说出这一句惊人话语，让生性寡言的周显天为之一震，错愕得犹如晴天霹雳，木讷地僵着身子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他知道向来开朗的妻子渐渐没了笑容，脸上洋溢的幸福光芒慢慢黯淡了，常常落寞地坐在阳台，远眺天际白云兴叹。

她是那么的阳光，充满永无止境的朝气，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像会说话似的，让人感觉到这世上多么美好，活着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。

可是曾经开怀搂着他手臂，那个带笑大喊“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”的女人已经不见了，换来的是一具不再欢笑的躯壳。

他做了什么？

或者说他少做了什么？

为什么他会让深爱的妻子有着如此悲伤的表情，发红的眼眶蓄着隐忍的泪水？她盈盈泪光刺痛着他不知所措的心。

他是个失败的丈夫！他心痛地想。

“我们再谈一谈好吗？不要急着决定我们的未来。”他想捉住她，却觉得她离他好远。

周显天放下手中的报纸，依照习惯对折，平整地放在餐桌旁。

“不是我不愿意谈，而是不想我们的婚姻走到最后，我会恨你。”在未彼此憎恨前画下句点，对谁都好。

“恨？”他涩然垂目。

“放手好吗？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。”她好累，好想逃开这一切。

家大业大的周家对她而言是巨大而华丽的牢笼，她是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麻雀，只是短

暂地迷了路，住进有人喂食的笼子，但这终究不是属于她的世界。

铁木兰想着自己刚从高职毕业时，因为没有工作经验，所以看到一张应征女仆的红单子就来了，而且胜任愉快。

只是她没想到会遇到这家的大少爷，和他相恋，甚至步入礼堂。

周家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，也乐见成就一桩好事，他们展开双臂欢迎她成为周家的一分子，真心地把她当自己人疼爱。

可是什麼也不能做的贵妇生活太痛苦了，以前一起工作的仆人朋友也因她的身份渐渐疏远，她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无人可以说话。

日子变得好漫长，无聊又无趣，让闲不下来的她快闷出病来。

但让她提出离婚的原因其实是——

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周显天语涩地问出心口的痛。

她一听，眼泪哗地流下。“不，我还是很爱你，你是我唯一爱过的人。”

“不是身边有其他的男人？”比他更好，更懂得照顾她的好男人。

铁木兰头摇得凶，泪水纷落。“我爱你，显天，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。”

他是她心中无所不能的神，她谦逊有礼的少爷，以及深情不悔的男人。

离开不是因为不爱了，是爱得太深，不得



不从他的身侧走开。

“既然不是不爱了，为什么不再试一试，我们的婚姻让你这么无法忍受吗？”他的妻子，他钟爱的小茉莉。

周显天永远记得见到妻子的第一眼，她像是一朵淡白小花，笑着在花园浇花，阳光透过水柱洒在她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一位花仙子，挥动薄翼扑进他心窝。

那一眼他便爱上她，用着笨拙的方法追求她。

“我配不上你。”一句话道出铁木兰心里的委屈。

他沉郁的脸上浮现怒气，“是谁又说了不中听的流言蜚语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不用管别人怎么想，他们没办法替我们过日子。”

那些碎嘴的外人，他们夫妻感情甚笃又碍了他们什么事，老是阴魂不散地说长道短，破坏两人和谐的生活。

周显天气旁人的无事生非、爱嚼舌根，同时也心疼妻子。她太容易受人影响，一钻进牛角尖就走不出来。

“一斤高丽菜多少钱？”她突然冒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话。

“啊？”他怔住。

铁木兰笑得很无奈地拭去眼角泪滴，“听不懂是不是？我也一样搞不清楚为什么几颗石头串在一起，便是吓死人的天价！什么红宝石的

硬度，一颗钻石要切割几面才能显出它的价值……”

少奶奶的生活不如想象中的快活，每次他带她一起出席拍卖会，或是上流社会宴会，总会听到不绝于耳的冷嘲热讽，取笑她是带不出门的乡巴佬。

一次两次她还能忍受，笑笑地当做没听见，只要丈夫爱她，她便拥有天下无敌的幸福。

但是面对一次比一次更恶毒的言语攻讦，甚至堂而皇之之嘲笑她是上不了台面的野麻雀，她的心破洞了，再也笑不出来。

爱他就是要适应他的世界，她很努力要追上他的脚步，让他以妻为荣。

“当你们高谈阔论股票跌了几成，国际黄金市场又涨了多少，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日语满天飞时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只能配合着干笑，假装你们说的内容很有趣。”而她是最不会作假的人。

“你从未对我说起这些事。”原来她有这么多心结，他却看不出她在求救。

她苦笑地握住他温暖的大手，“我出身本来就不好，书也读得不多，怎么可能跟得上你们的程度，我不说是不想让你为难。”

他的事业不得不和商场人士应酬，往来密切，彼此交流商业信息，出席各大宴会是例行常事，身为一个无法在事业上帮助他的妻子，除了不拖累他外，怎能要求他为她留在家里，

当一对寻常夫妻。

“是我太失职了，没体谅到你的心情。”他好惭愧，连该体贴最亲近的枕边人都忽略了。

铁木兰强忍着伤心安慰他，“不是谁的错，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。”

“兰儿……”他心痛地想抱紧她，却又不敢造次。

越爱她就越无力，浮浮沉沉的，像得了重感冒，眼前是一片看不见前方的白。

“离开你就不会再有人笑你娶了个没见识的老婆，你也可以有面子，不必因为我而丢脸。”她要他过得更好，在没有她之后。

“我不觉得丢脸，有你，我才有笑容。”她是他的阳光。

周显天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生活规律得一成不变，枯燥乏味地做着反复的事，每件事都按部就班，一板一眼，不曾乱过。

他是那种令人恨得牙痒痒的天之骄子，一出生便是衔着金汤匙，从小到大没看他安排时间读书，可是每一次考试随便念念都是第一名。

从求学到就业都是一帆风顺，甚至还谈了几段顺其自然的感情，无波无浪地平顺了二十七年。

直到他遇到爱笑的妻子。

谈了两年恋爱，结婚一年，原以为会顺顺利利到白头，谁知无端风浪会在此时掀起。

“可是，我很不快乐。”

“不快乐？”闻言，他的心像插上一把刀，痛得他呼吸一滞。

“老公……不，是显天，让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吧，放开手，让我们各自追寻快乐。”这是她最后一次喊他老公了，以后他们就是两条没交集的平行线。

寻找快乐……周显天面容沉痛地一点头，“好，我们离婚。”

不是不爱她，而是让她……快乐。



隔日，他们找来律师。

虽然舍不得，痛苦万分，他们还是在相爱的时候，决定离婚。

“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”她有手有脚，可以养活自己。

“你要是不同意，这张离婚协议书就作废。”他唯一能为她做的，就是让她衣食无缺，免为生活奔波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“减半好不好？这是你辛苦赚来的钱，我拿多了心不安。”

会嫌赡养费太多了，本性善良的铁木兰是有史以来第一人。

对她来说，这毕竟是离婚又不是敛财。

“我坚持，而且法律规定，夫妻财产共有制，就算你拿走了我一半财产也不为过。”只要她肯收，再多他也给得起。

“这……”铁木兰好为难。如果可以让她

选择，她一毛钱也不要。

他是那么优秀，却因为她有了离婚纪录，人生染上了污点，她都已经很对不起他了，怎好再拿他的钱？

“如果你不拿，协议书上就不会有我的签名。”周显天半带威胁地说，其实是舍不得她离开。

“显天……”她捂着唇，哭了出来。

一见妻子落泪，他心疼不已地抱着她轻哄，“就算让我安心好不好？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，我会很担心、很担心你……”

一旁的律师陈启文挪了挪镜框，有些鼻酸。他没见过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还这么恩爱，难舍难分地只为对方着想。

他不懂他们为何要离婚，既然相爱，为什么走到令人心痛的这一步？

可他是一名形象公正的律师，不好过问人家夫妻的家务事，不得不分开一定有他们的难处，婚姻不全然是幸福的保证。

“……不能亏待自己，作息要正常，天凉了要穿衣，饿了就要吃，不许忍，每天要开开心心，像结婚以前那样地笑着。”好舍不得他的挚爱。

“嗯！你也要记得用餐，你的肠胃不好，老是胃痛，外面的东西不新鲜，尽量回家吃金嫂煮的菜。”她再也不能陪他熬夜，煮消夜喂他的胃了。

两人情深意重地相互叮嘱，挂怀着彼此，一点也不像要离婚的夫妻。

但是在蒙眬的泪眼中，爱未消退的有情人仍忍着割心之痛，由律师见证，在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名。

不过对周显天而言，这不是两人关系的结束，而是再一次相爱的契机，他要改变自己，再追求她一次，让她重新成为他的妻子。

在陈律师先行离开后，他交代说：“待会儿我会先到公司开会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再送你回岳母那里。”他不会让她独自一人回去。

铁木兰没回答，笑着推推他。“快去吧！别让其他人等你。”

“一定要等我，听到了没？”她的笑好飘忽，像是离他越来越远。

“显天，我爱你。”好爱好爱你。

“我也爱你，兰儿。”他的天使。

时间是无情的杀手，总是催促情人的分离，纵使不舍，还是推着人往前走，走向未知的另一端。

拿了钥匙，周显天走到门边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回头看看“前妻”，眼眶酸涩得几乎看不清她娇妍俏丽的容颜。

蓦地，泪流不止的铁木兰奔向他，像是无法呼吸地紧紧抱住他。

“再给我一点点时间……一点点就好，我……好温暖的怀抱……”再也不是她的了。

“兰儿……”

仰起头，她努力笑着祝福他，“要幸福喔！不要在同一块石头跌两次跤。”

因为不舍，才必须放手。

铁木兰面带微笑地送“前夫”出门，挥动的手直到见不到车子仍不肯放下，笑得越灿烂，脸上的泪水也流得越多。

过了一会，她拖了一个行李箱走出周宅。

回过头，她看了看住了三年的大房子，笑意渐淡，签下离婚协议书的她没有再回头，勇敢地走向阳光洒落的地平线。



“奶奶，我要吃冰淇淋，那个看起来很好吃。”

郊区的小社区旁，一座适合亲子同游的人造森林公园，有着健康步道、滑水道、秋千和数字溜滑梯等公共设施，不时可见到三三两两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此游玩。

因为附近环境优美，常有游客逗留拍照，因此衍生了摊贩文化，每到节假日，公园前总有几摊小吃贩，吆喝着孩子们买些热狗、可乐。

这时候，是下午三四点左右，一位穿着典雅和服的老妇牵着一名年约五岁的男童，有说有笑地从不远处走来。

嘴馋的孩子一见到新奇事物，便惊喜地放开奶奶的手，兴奋中又带着一丝早熟的懂事，跑了两步又停下来等缓步慢行的奶奶，重新牵

起她的手不敢走快。

“你不是刚吃过物部婆婆做的梅子布丁，小肚子还装得下吗？”老奶奶取出素白帕子，轻擦孙子额头的汗水。

“人家正在发育嘛，消化很好，再吃十个……”他偏头想了下，好像有点贪心，就把张开的十根手指头缩回五根，又弯折两根小手指。“三球，我吃三球就好。”

她摸摸孙子的头，慈蔼地笑了笑。“只能吃一球，要不然会闹肚子疼。”

“一球呀！”他有些失望，但聊胜于无，勉强接受。

从老式盘扣绣荷包内取了钱，男童兴高采烈地跑到卖冰的小车前，很快地买了一球冰淇淋又回到奶奶身边，沿着公园围墙外的休闲步道散步。

“奶奶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”他们已经出来很久很久了。

“回家？你累了呀！”小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差，才玩一会儿就不行了。

“我指的是市中心的家，爷爷一个人在家很可怜。”都没人陪他。

“嗯哼！你爷爷拿了什么收买你，要你替他说话？”人小鬼大，比大人还精。

“哪……哪有？爷爷奶奶是承承最爱的人，我好喜欢跟你们在一起。”他嘴甜地撒娇，小手放进口袋，摸着甜甜的柑仔糖。

“可奶奶不喜欢爷爷，奶奶生气了。”那可恶的老头子，居然说她变老了。

跟丈夫怄气，搬到郊区独住的老妇名为樱子，因为为人亲切又和善，大家见到她，总会客气地喊一声“樱子奶奶”。

她出身日本百年古老大家庭“泷の屋”，家族历代长老都曾担任官员，与皇室关系良好，即使今日已脱离政治圈，但在日本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樱子奶奶十八岁那年爱上到日本留学的丈夫，没多久就跟着学成归国的丈夫回到这里，从此长居于此。

管爷爷非常疼爱妻子，从不大声喝斥责骂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，唯恐她受一点委屈。

可是牙齿都难免会去咬到舌头了，何况是人呢！相处久了，多多少少会有些摩擦，而习惯被宠爱的樱子奶奶因为和丈夫起了点小口角，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。

不过她还是爱着丈夫，只是闹闹小脾气而已。没地方去又不想真的不理丈夫回日本，所以她到郊区的屋子小住，并孩子气地禁止丈夫进入。

对于妻子任性的举动，管爷爷好笑又无奈，只好在屋子附近买下一间房，随时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，看她何时气消。

而管承、管堂这对双胞胎兄弟算是他的眼线，不时偷偷告诉他奶奶的近况。

“奶奶不气，承承分你吃冰淇淋。”管承举高小手臂，要把咬得很恶心的冰淇淋分给奶奶。

樱子奶奶板起脸，假装不高兴。“哎呀！冰都融化了，你要奶奶吃你口水，等会儿肚子疼呀！”

“奶奶……”哪有口水？她胡说！

一看到孙子可爱的小脸，她一下就笑场了。“好、好，奶奶不逗你了，快点吃完，别弄得两手黏答答。”

“嗯！”嘴巴一咬，冰淇淋去了一半，又一口，整个吃光。“奶奶，我们去公园玩……呃！奶奶，那个姐姐在哭吗？”

小小年纪的管承不知道什么叫伤心，他指着公园入口处的长椅上，垂首坐着的年轻女子。

“她不是在哭，只是心情沮丧，咱们过去瞧瞧她。”樱子奶奶的眼眸奇异地闪了闪，似笑非笑地弯起弦月眉。



世界之大，但她该何去何从呢？

离开周家的铁木兰没有去投靠母亲，再婚的母亲已有了新家庭，而且前后生了三个孩子，身为拖油瓶的她实在不好打扰母亲好不容易获得的幸福。

她的母亲陈上红今年也不过四十二岁，因为家贫，十八九岁就嫁给年长她十四岁的老兵，一直到丈夫病逝，她的日子都是为了别人而过，